

青春驿站

青岛出版社

青春风铃丛书

小说卷

青春驿站

孙云晓

徐莉萍

主编

青岛出版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贺中原

封面设计 王鸿翔

青春风铃丛书·小说卷

青 春 驿 站

孙云晓 徐莉萍 主编

*

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胶南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11.37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

印数 1—6110

ISBN 7—5436—1503—7/I·211

定价:13.80 元

送你一串青春风铃(代序)

孙云晓 徐莉萍

亲爱的年轻朋友：

展现在您面前的这套《青春风铃丛书》，是我们从近几年反映青春生活、适合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阅读的作品中精心选编的。其中浓缩着作家、诗人们的拳拳爱意，也凝结着我们的期许。

青春期是生命的花季，也是人生助跑、腾飞的关键期。如何茁壮地蓬勃出灿烂的生命之果，如何腾跃到一个又一个崭新而深邃的人生境界，是每一位有识有志的年轻朋友都不该回避的。青春文学作为青少年人生的形象教材，它像一位温情而睿智的朋友，那双温暖的眼睛将抚慰每一颗因成长而躁动的心，那双温暖的手将把人生的思考和真谛传导给每一位寻索者。它将

教会你爱,教会你美,教会你思考,教给你智慧,它不拒绝任何一位想爱、想美、想思考人生、想拥有智慧的人。文学之于人的意义集中表现为顺人之情、达人之意,逐渐促成人格的完善。青春文学自然也不例外,它在培养人的非智力因素、促进人格完善方面,有着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

据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对智力超常儿童几十年的追踪研究,发现成就与智力之间有一定的关系,但绝不完全相关。相比之下,个性心理品质倒与成就之间关系更为密切。特尔曼对 800 名男性被试者中成就最大的 20% 与成就最小的 20% 进行过对比研究,发现两组人的明显差别在于个性意志品质的不同。成就最大的一组在谨慎、有进取心、自信、不屈不挠、最后完成任务的坚持性诸方面明显地高于成就最小的那一组。谨慎、有进取心、自信、不屈不挠、最后完成任务的坚持性等等都属于非智力因素。这些个性品质不仅对于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产生很大作用,而且对一个人的求知水平、求知效果同样产生很大作用。青少年朋友不仅处于求知的关键期,而且处于人格发展的关键期,经常使自己置身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境界,沐浴着文学艺术的明风丽雨,对于情感意志的培养,理想性格的熏陶,对于加速自己的社会化进程,强化进取意识及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,无疑都是十分有益、非常必要的。

正是基于上述思考,青岛出版社确定了编选一套青春文学精品的构想,并定名为《青春风铃丛书》。本套丛书共分 4 卷:小说卷《青春驿站》、散文卷《季节飘带》、报告文学卷《年轻风景》、箴言卷《花季语丝》。为了编好这套丛书,使其成为真正的精品,成为青少年文学修养与人格修养的珍品,上百名优秀的作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,责任编辑贺中原先生不仅精心策划,而且精益

求精。可以说,这套丛书是献给当代青少年朋友的丰厚礼物。当然,由于篇幅及某些局限,本丛书难以穷尽青春文学的精华,但它毕竟是采珠撷英的结果。青少年朋友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,不妨来这里走一走,逛一逛,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,舒展舒展困倦的灵魂,感受一下青春风铃的叮咚脆响,塑造自己迎风进取的形象。

我们相信,《青春风铃丛书》将伴随年轻朋友穿过浪漫的花季,带着满身心的花香、花韵,让生命开出一路花朵,怒放出耀眼的灿烂!

1996年10月1日

目 录

送你一串青春风铃(代序) 孙云晓 徐莉萍(1)

秦文君

想见米男 (1)

小 民

追星一族 (15)

夏有志

普来维梯彻公司 (24)

玉 清

姐姐比我大两岁 (53)

韩辉光

带 BP 机的孩子 (73)

张之路

暗号 (82)

须一心

黄色的三角形 (103)

晓 波

六月主题曲 (122)

老 臣

十六岁诗人的远方 (140)

彭学军

北宋浮桥 (151)

董宏猷

战争在晚自习爆发 (161)

薛 涛

空空的红木匣 (167)

谢 华

刚的塔 (177)

范锡林

啊,眼泪 (186)

肖显志

蛙歌 (197)

常星儿

秋境 (207)

李开杰

复读生 (227)

王 路

城市少年 (235)

张成新

飘浮的云 (246)

王树槐

小妹 (262)

陈丹燕

上锁的抽屉 (274)

毕淑敏

最晚的晚报 (288)

汤保华

红眼牧师鸟 (305)

朱效文

风景 (317)

陶永灿

黄帽子 (325)

乐晓薇

红脸儿 (332)

谷 应

天空里的鼓声 (342)

后记 (353)

想见米男

秦文君

小裳起个大早，赶到潘银燕家。

潘银燕一向是个大忙人，暑假里，她更是忙得像走穴，今天去参加“未来歌星”的角逐，明天又去参加同学的表哥的朋友的什么派对。每次，小裳捏着话筒给她拨电话，都是她母亲接的。潘银燕的母亲回回都要问小裳姓什么叫什么，在什么中学念初中，等到盘问得水落石出了，才肯透露潘银燕的去向。

其实，小裳并不想打听潘银燕的社交圈，她只是要见她，跟她讲米男的最新动向。潘银燕从来不是她的知心朋友，可她们同桌过一阵，那会儿，小裳刚开始与米男通信，潘银燕见过米男写的信封，并且点着它说：“是男孩的笔迹，字好帅！”

人是很奇怪的，凭着这句话，两个人突然变得很近了，从此，有关米男的消息，小裳都点点滴滴地向潘银燕叙述。潘银燕是男

生问题的行家,各种各样的男孩她都能分析,更何况她能做到守口如瓶。

尽管后来潘银燕转学走了,尽管她们之间仍只是相熟的同学,双方都羞于称对方是知心朋友,可米男成了她们共同的秘密。为了传递米男的消息,她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络着。她们一谈起他,彼此就渐渐地近了,没什么距离,可一旦结束了这个话题,就会觉得话不投机,好像是跟不相干的人厮守在一块。

别人一定不会理解,可何必要让外人理解呢?

小裳的运气不坏,潘银燕还没出门,正躺在床上打电话。潘银燕忙中抢闲,跟小裳打了声招呼,紧忙又继续打她的热线电话。

对方是谁,小裳一无所知,但她猜想是个庸人,因为她听见潘银燕说:“你去喜欢梅艳芳的厚唇好了,我喜欢谭咏麟的卷发。”——完全是发烧友之间的舌斗。

小裳喜欢听歌,只是喜欢,不是什么大动干戈地当发烧友。潘银燕不一样,她喜欢歌,喜欢歌星,总是喜欢得轰轰烈烈,差点走火入魔。可没几天,出来个当红歌星,她又会把过去的偶像扔开,追新的。

她对男生也是如此,一阵子对这个热情,一阵子又对另一个热情,不过,班里没一个男生说过她的坏话。而且,她转学走了差不多一年,班里的男生没有不记得她的。

“好,有事要帮忙,我不会客气的。”潘银燕笑着对住话筒,“拜拜!”

小裳恍然大悟:电话热线的那头一定是个热情的男生。潘银燕在女生堆里没什么人缘,只有男生才恨不得在她面前显示。

潘银燕放下电话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小裳，还是你轻松呵！怎么，米男又来信了？”

小裳点点头。米男已和她通了两年信，他是个一对着相机就要傻傻地笑起来的男生，而且他显然热衷于拍照，这段时间寄来三张不同的照片，一张是看书，另一张是看书，还有一张也是看书，仿佛他只愿意与书合影。他在每张照片上都题了字：什么时候我能与自己写的书合影……

潘银燕接过小裳递来的信，叫道：“真浪漫，他请你去他们海边过暑假？他母亲把堂屋都腾出来了？太棒了，还等什么，快去吧！”

“那是前一封信。”小裳说，“父母不答应我去。”

潘银燕笑笑，她换上了裙子，裙摆轻轻垂下，说：“你父母肯定是怕你上别人的当，比如被人贩子骗了去什么的。小裳，你真是笨死了，你不该说去海边看男生，你应该说，和我一块去海边旅游。”

“这……”小裳愣了愣。

“跟父母打交道，像下棋，更要讲游戏规则。”潘银燕说，“你全盘托出，输棋输定了，死棋一盘！”

“不，棋没有下死。”小裳激动地叫道，她抽出另一封信，说，“看，米男把棋下活了。我告诉他我去不了，他下了决心，说他要来！”

潘银燕粗略地看了一眼信。米男的信总是写得龙飞凤舞，逼着读信人要细细研究。潘银燕没心思多看，就让难认的字废掉，跳过去浏览。

“马上给他发信，还是你去好。”潘银燕说，“想想，去海边吸新鲜空气，又能受到贵宾级的招待，多好！万一那个米男让你失

望，你仍然是不虚此行。”

“失望？”小裳吓了一跳。

“对呵，他那张旧船票是否能登上你的客船？”潘银燕说着说着，就滑进了流行歌曲的轨迹。

“我相信我们的友情。”她说，“米男不是旧船票。”

潘银燕脱口而出：“接待人多麻烦，想过吗？”

小裳没作声，她光顾着兴奋地沉浸在相逢那天的喜悦中，根本没像电脑一样，飞快地计算什么得失。记得过去，她一向惧怕潘银燕的无所不知，也反感她早早地赶在同龄人面前把世界看得一片灰色。

小裳不想久留。关于米男的新动向都说了，话也就说空了。小裳望着潘银燕，那种尖锐的隔膜感就涌上来。她不喜欢潘银燕的世故和自私，那种斤斤计较和对别人的戒心让她惧怕。

小裳说要走，潘银燕立即说“拜拜”，她对所有人有游戏规则。她款款地走去开门，裙摆又是一阵拂动。她对小裳说，9点马上要到了，她要和一帮高中生一块去听摇滚，下午嘛，还有三个人要上门来找她。

潘银燕看来是被众人包围，众星拱月。她为人很尖刻，可仍吸引许多人。也许是她的新潮，也许是另有突出的东西，也许就是她那个游戏规则。

小裳走在8月炎热的街道上，心里有些慌乱，因为潘银燕的话已经印在她脑中，她总记得“旧船票”三个字。

她一向抵触潘银燕，可每次听那女孩一席谈，她都有一种新感受，如同什么东西都过滤了一遍，清晰度增加。

怎么搞的，她会那么看重潘银燕。

小裳揣着米男的信，穿过街道闹哄哄的人流回家。其实此刻她极不想回家，可暑假中，不呆在家里又有什么合适的去处呢？

父母都在家，他们都是学校的后勤人员，沾了学生的光，在家消夏。

可是，他们只要碰在一起，就能开始一场口角。

小裳走上楼梯，就听见妈的声音：“当初你吵着住顶楼，夏天热死，冬天冷死，还要爬楼梯！”

“废话！”父亲火气大了，“当时你不也说底楼有蚊子吗？”

“谁是废话？”母亲也不甘示弱，“你才废话连篇！”

小裳恨恨地咳嗽一声。父母吵习惯了，这像是家里的余兴节目。即便不为房子吵，他们也能找出事来争上几句。小时候，小裳怕他们吵，怕他们吵翻后分离，可那么多年来，她已习惯了，看他们吵，她不是怕，而是怨，怨得头皮发麻，眼泪窝在心里。

当时学校分房子，只剩下顶楼和底楼。小裳吵着要顶楼。在顶楼，他们吵架时她可以看看星星，悄悄地做一做自己的梦。有一次，她还爬上房顶，坐在水箱边给米男回信，记得一张空白信纸吹走了，被风裹着在半空旋了好久，像一只白鸽子，好浪漫。

与米男的联络也是够浪漫的，那一年，他们的习作紧挨着发表在同一本作文杂志上。她注意到他的文采和那个别致的名字。不久，她收到这个人的来信，他信里的第一句话就让她热泪盈眶：我喜欢你的作文，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，答应吧，让我们成为最好的文友！

“小裳是我一个人的吗？”母亲说，“你只晓得给她买参考书，也不管管她别的。”

“废话！”父亲说，“我已经说过了，不许她去那男生家。”

小裳一愣，原来，他们已吵到她头上了。他们喜欢把自己的

意思用吵架的口气说出来，仿佛全家只有通过这个交流，相互懂得自己和别人。

“别吵了。”小裳平静地说：“我不去了，他说他来！”

房间里一阵沉寂，这不像是有什么好兆头，在这儿，吵吵嚷嚷才象征着安全无事。果然，父母大叫不行不行不行，小裳捂住耳朵也能听到他们嚷嚷。这时候，他们才少有地团结，说出的话都是同一个意思。

他不过是个陌生人，通信也不必，何苦见什么面？

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能让他来家里吗？

他品质是好是坏？会不会一直伪装着？

对呀，万一他根本就不是学生，是成年人是流氓怎么办？那不是引狼入室么！

请人家来，是简单的事么？真是没有头脑！万万不能让他来，即使是好人，也不能来，没什么意义！

父母如临大敌，似乎恨不得立即报警，或是到什么地方去躲避麻烦。

米男是神通广大的坏人？这话要是让米男听见，也许会放声大笑。他喜欢笑，在两年中，他的信末常常是：哈哈。然后跟一串省略号，表示一口气笑得很长。

小裳此刻却笑不出来。她坐在书桌前，推开那一大摞书。今天不碰这些书，要好好地叛逆一下。

她生气，想见米男已好久了，上个暑假，他就邀请她去海边，可惜，让她父母拦下了，这次刚到夏初，他的邀请就又一次到达她的手里。

还是去不成。而且看样子他也来不了。多悲哀！

为什么变得那么想见米男？小裳问自己，开始通信时是讲好

50 年后再见面。通信半个世纪再相认的文友，说不定真能进吉尼斯大全。他们一直像老师组织的作文小组一样，相互把作文寄来寄去，或者说一下子市面上又有什么作文竞赛，可单纯的内容不等于乏味，她觉得很有意思，每次收到信都隐隐激动，说不出是因为什么。

父母也怪，他们为什么不见见这个与他们女儿通了快一百封信的男生米男？他们对周围的人，一定是失去了兴趣，连起码的好奇心也湮没了。

小裳独自走在路上，一边狠狠地晒在太阳里，一边大口吞食一杯桔味冰霜。外面也不清静，但那嘈杂的声音只是干扰你的耳膜罢了。家里的吵声却大不相同，一个轻微的叹息就能吊起神经。

亲爱的父母，你们中了什么魔？成家就是为了找一个吵架的对手？小裳绝不喜欢人与人是这样！

她是说去文具店买作文簿，才从父母新一轮的口角中逃出来。他们对与她的学习成绩搭界的事，一律是开宽容的绿灯。不久前，听说有个教数学很得法的家庭教师因为判过刑，门庭冷落，他们忙说：“我们去请，管他人品干什么！”

小裳狠狠地咽了口冰霜：倘若米男是个作文家教，哪怕他坏，父母也会请他。他们只愿意和用得着的人交往。

快到文具店了。

作文簿是用光了，可她哪有心思写暑假作文！她可不像班里的作文尖子邬浩志那样，随时随地，都能洋洋洒洒地写一篇作文。他家的猫逃走了，他写一篇祭文，老师说感情细腻，给他个 98 分；后来他家的猫又回来了，他又写了一篇文章，老师说是行